

序

醫小道也精義也重任也賤工也古者大人之學將以治天下國家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甚者天地位而萬物育斯學者之極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數病顧此則失彼雖數十里之近不能兼及況乎不可治者又非能起死者而使之生其道不已小乎雖然古聖人之治病也通於天地之故究乎性命之原經絡臟腑氣血骨髓洞然如見然後察其受病之由用藥以驅除而調劑之其中自有玄機妙悟不可得而言喻者蓋與造化相維其義不亦精乎道小則有志之士有所不屑爲義精則無識之徒有所不能窺也人之所係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聖賢豪傑可以旋轉乾坤而不能保無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聽之醫者而生殺唯命矣夫一人係天下之重而天下所係之人其命又懸於醫者下而一國一家所係之人更無論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獨是其人者又非有爵祿道德之尊父兄師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其人之自視亦不過爲衣食口腹之計雖以一介之微呼之而立至其業不甚賤乎任重則托之者必得偉人工賤則業之者必無奇士所以勢出於相違而道因之易墜也余少時頗有志於窮經而骨肉數人疾病連年死亡略盡於是博覽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雖無生死肉骨之方實有尋本溯源之學九折臂而成醫至今允信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儒者爲之振興視爲下業遂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併亡怒焉傷懷恐自今以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數歐言倘有所補所全者或不僅一人傳世已乎

乾隆丁丑秋七月潤溪徐大椿書於吳山之半松書屋

醫學源流論卷上目錄

經絡臟腑

元氣存亡論

陰陽升降論

腎臟精論

脈

診脈決死生論

病

中風論

內傷外感論

病證不同論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腎虛非陰證論

病有不必服論

方藥

方藥離合論

單方論

藥誤不即死論

製藥論

經絡經絡臟腑論

治病必分經絡臟腑論

一臟一腑先絕論

脈證輕重論

戲臆論

病情傳變論

病同因別論

卒死論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古方加減論

禁方論

藥石性同用異論

人參論

表裏上下論

治病不必經絡臟腑論

君火相火論

脈證與病相反論

寒熱虛實真偽論

病同人異論

亡陰亡陽論

病有鬼神論

胎產論

方劑古今論

古今方劑大小論

剗劑論

用藥如用兵論

執方治病論

藥性變遷論

服藥法論

熱藥誤人最烈論

湯藥不足盡病論

藥性專長論

醫必備藥論

再貼論

本草古今論

煎藥治論

亂方論

貌似古方欺人論

吳江徐靈胎洞溪著

元氣存亡論

養生者之言曰天下之人皆可以無死斯言妄也何則人生自免乳哺以後始而孩既而長既而壯日勝一日何以四十以後飲食奉養如昔而日且就衰或者曰嗜慾戕之也則絕嗜慾可以無死乎或者曰勞動戕之也則戒勞動可以無死乎或者曰思慮擾之也則屏思慮可以無死乎果能絕嗜慾戒勞動減思慮免於疾病天札則有之其老而眠眠而死猶然也況乎四十以前未嘗無嗜慾勞苦思慮然而日減日消此其故何歟蓋人之生也顧夏蟲而却笑以爲是物之生死何其促也而不知我實猶是耳當其受生之時已有定分焉所謂定分者元氣也視之不見求之不得附於氣血之內宰乎氣血之先其成形之時已有定數譬如置薪於火始然尙微漸久則烈薪力既盡而火熄矣其有久暫之殊者則薪之堅脆異質也故終身無病者待元氣之自盡而死此所謂終其天年者也至於疾病之人若元氣不傷雖病甚不死元氣或傷雖病輕亦死而其中又有辨焉有先傷元氣而病者此不可治者也有因病而傷元氣者此不可不預防者也亦有因誤治而傷及傷元氣者亦有元氣雖傷未甚尙可保全之者其等不一故診病決死生者不視病之輕重而視元氣之存亡則百不失一矣至所謂元氣者何所寄耶五臟有五臟之真精此元氣之分體者也而其根本所在卽道經所謂丹田難經所謂命門內經所謂七節之旁中有小心陰陽關闕存乎此呼吸出入係乎此無火而能令百體皆溫無水而能令五臟皆潤此中一線未絕則生氣一線未亡皆賴此也若夫有疾病而保全之法何如蓋元氣雖自有所在然實與臟腑相連屬者也寒熱攻補不得其道則實其實而虛其虛必有一臟大受其害邪入於中而精不能續則元氣無所附而傷矣故人之一身無處不宜謹護而藥不可輕試也若夫預防之道惟上工能慮在病前不使其勢已橫而莫救使元氣完全則自能託邪於外若

邪盛爲害則乘元氣元氣本動與之背城而一決勿使後事生悔此神而明之之術也若欲與造化爭權而令天下之人終不死則無是理矣

軀殼經絡臟腑論

凡致病必有因而受病之處則各有部位今之醫者曰病必分經絡而後治之似矣然亦知病固非經絡之所能蓋者乎夫人有皮肉筋骨以成形所謂軀殼也而虛其中則有臟腑以實之其連續貫通者則有經有絡貫乎臟腑之內運乎軀殼之中爲之道路以傳變周流者也故邪之傷人或在皮肉或在筋骨或在臟腑或在經絡有相傳者有不相傳者有久而相傳者有久而終不傳者其大端則中於經絡者易傳其初不在經絡或病甚而流於經絡者亦易傳經絡之病深入臟腑則以生尅相傳惟皮肉筋骨之病不歸經絡者則不傳所謂軀殼之病也故識病之人當直指其病在何臟何腑何筋何骨何經何絡或傳或不傳其傳以何經始以何經終其言歷歷可驗則醫之明者矣今人不問何病謬舉一經以藉口以見其頗識內經實與內經全然不解也至治之難易則在經絡者易治在臟腑者難治且多死在皮肉筋骨者難治亦不易死其大端如此至於軀殼臟腑之屬於某經絡以審其針灸用藥之法則內經明言之深求自得也

表裏上下論

欲知病之難易先知病之淺深欲知病之淺深先知病之部位夫人身一也實有表裏上下之別焉何謂表皮肉筋骨是也何謂裏臟腑精神是也而經絡則貫乎其間表之病易治而難死裏之病難治而易死此其大略也而在表在裏者又各有難易此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表而傳於裏病本在裏而并及於表是爲內外兼病尤不易治身半已上之病往往近於熱身半已下之病往往近於寒此其大略也而在上在下又各有寒熱此亦不可執一而論也若夫病本在上而傳於下病本在下而傳於上是之謂上下兼病亦不易治所以然者無病之處多有病之處少則精力猶可維持使正氣漸充而邪氣亦去若夫一人之身無處不病則以何

者爲臟病之本而復其元氣乎故善醫者知病勢之盛而必傳也豫爲之防無使結聚無使泛濫無使併合此上工治未病之說也若其已至於傳則必先求其本後求其標相其緩急而施治之此又桑榆之收也以此決病之生死難易思過半矣

陰陽升降論

人身象天地天之陽藏於地之中者謂之元陽元陽之外護者謂之浮陽浮陽則與時升降若人之陽氣則藏於腎中而四布於周身惟元陽則固守於中而不離其位故太極圖中心白圈卽元陽也始終不動其分陰分陽皆在白圈之外故發汗之藥皆鼓動其浮陽出於營衛之中以洩其氣耳若元陽一動則元氣漓矣是以發汗太甚動其元卽有亡陽之患病深之人發喘呃逆有陽越之虞其危皆在頃刻必用參附及重鎮之藥以墜安之所以治元氣虛弱之人用升提發散之藥最防陽氣散越此第一關也至於陰氣則不患其升而患其竭竭則精液不布乾枯燥烈廉泉玉英毫無滋潤舌燥唇焦皮膚粗糙所謂天氣不地降氣不升孤陽無附害不旋踵內經云陰精所奉其人壽故陰有餘則上溉陽氣有餘則下固其人無病病亦易愈反此則危故醫人者慎毋發其陽而竭其陰也

治病必分經絡腑臟論

病之從內出者必由於臟腑病之從外入者必由於經絡其病之情狀必有鑒鑒可徵者如怔忡驚悸爲心之病洩瀉厥脹爲腸胃之病此易知者又有同一寒熱而六經各殊同一疼痛而筋骨皮肉各別又有臟腑有病而反現於肢節肢節有病而反現於臟腑若不究其病根所在而漫然治之則此之寒熱非彼之寒熱此之痛癢非彼之痛癢病之所在全不關著無病之處反以藥攻之內經所謂誅伐無過則故病未已新病復起醫者以其反增他病又復治其所增之病復不知病之所從來雜藥亂投愈治而病愈深矣故治病者必先經絡臟腑之所在而又知其七情六淫所受何因然後擇何經何臟對病之藥本於古聖何方之法分毫不爽而後治

之自然一劑而卽見效矣今之治病不效者不咎已藥之不當而反咎病之不應藥此理終身不悟也

治病不必分經絡臟腑論

病之分經絡臟腑夫人知之於是天下遂有因經絡臟腑之說而拘泥附會又或誤認穿鑿并有借此神其說以欺人者蓋治病之法多端有必求經絡臟腑者有不必求經絡臟腑者蓋人之氣血無所不通而藥性之寒熱溫涼有毒無毒其性亦一定不移入於人身其功能亦無所不到豈有其藥止入某經之理卽如參耆之類無所不補砒燭之類無所不毒並不端於一處也所以古人有現成通治之方如紫金錠至寶丹之類所治之病甚多皆有奇效蓋通氣者無氣不通解毒者無毒不解消痰者無痰不消其中不過略有專宜耳至張潔古輩則每藥註定云獨入某經皆屬附會之談不足徵也曰然則用藥竟不必分經絡臟腑耶曰此不特也蓋人之病各有所現之處而藥之治病必有專長之功如柴胡治寒熱往來能愈少陽之病桂枝治長寒發熱能愈太陽之病葛根治肢體大熱能愈陽明之病蓋其止寒熱已畏寒除大熱此乃柴胡桂枝葛根專長之事因其能治何經之病後人卽指爲何經之藥孰知其功能實不僅入少陽太陽陽明也顯然者尙如此餘則更無影響矣故以某藥爲能治某經之病則可某藥爲獨治某經則不可謂某經之病當用某藥則可謂某藥不復入他經則不可故不知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泛必無捷效執經絡而用藥其失也泥反能致害總之變化不一神而明存乎其人也

腎藏精論

精藏於腎人盡知之至精何以生何以藏何以出則人不知也夫精卽腎中之脂膏也有長存者有日生者腎中有藏精之處充滿不缺如井中之水日夜充盈此長存者也其慾動交媾所出之精及有病而滑脫之精乃日生者也其精旋去旋生不去亦不生猶井中之水日日汲之不見其虧終年不涸不見其溢易云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其理然也曰然則縱慾可無害乎曰又是不然蓋天下之理總歸自然有腎氣盛者多慾無

傷腎氣衰者自當節養左傳云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若縱慾不節如淺狹之井汲之無度則枯竭矣曰然則強壯之人而絕慾則何加曰此亦無咎無譽惟腎氣略堅實耳但必浮火不動陰陽相守則可耳若浮火日動而強制之則反有害蓋精因火動而離其位則必有頭眩目赤身痒腰疼遺洩偏墜等證甚者或發癰疽此強制之害也故精之爲物慾動則生不動則不生能自然不動則有益強制則有害過用則衰竭任其自然而無所勉強則保精之法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之道乃長生之訣也

一臟一腑先絕論

人之死大約因元氣存亡而決故患病者元氣已傷即變危殆蓋元氣脫則五臟六腑皆無氣矣竟有元氣深固其根不搖而內中有一臟一腑先絕者如心絕則昏昧不知世事肝絕則喜怒無節腎絕則陽道痿縮脾絕則食入不化肺絕則氣促聲啞六腑之絕而失其所司亦然其絕之象亦必有顯然可見之處大約其氣尙存而神志精華不用事耳必明醫乃能決之又諸臟腑之中惟肺絕則死期尤促蓋肺爲臟腑之華蓋臟腑賴其氣以養故此臟絕則臟腑皆無稟受矣其餘則視其絕之甚與不甚又觀其別臟之盛衰何如更觀其後天之飲食何如以此定其吉凶則修短之期可決矣然大段亦無過一年者此皆得之目觀非臆說也

君火相火論

近世之論心火謂之君火腎火謂之相火此說未安蓋心屬火而位居於上又純陽而爲一身之主名曰君火無異議也若腎中之火則與心相遠乃水中之火也與心火不類名爲相火似屬非宜蓋陰陽互藏其宅心固有火而腎中亦有火心火爲火中之火腎火爲水中之火腎火守於下心火守於上而三焦爲火之道路能引二火相交心火動而腎中之浮火亦隨之腎火動而心中之浮火亦隨之亦有心火動而腎火不動其患獨在心亦有腎火動而心火不動其害獨在腎故治火之法必先審其何火而後用藥有定品治心火以苦寒治腎火以鹹寒若二臟之陰不足以配火則又宜取二臟之陰藥補之若腎火飛越又有回陽之法反宜用溫熱與

治心火過然不同故五臟皆有火而心腎二臟爲易動故治法宜詳究也若夫相火之說則心胞之火能令人怔忡面赤煩燥眩暈此則在君火之旁名爲相火似爲確切試以內經參之自有真見也

診脈決死生論

生死於人大矣而能於兩手方寸之地微末之動卽能決其生死何其近於謬也然古人往往百不失一者何哉其大要則以胃氣爲本蓋人之所以生本乎飲食靈樞云穀入於胃乃傳之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寸口屬肺經爲百脈之所會故其來也有生氣以行乎其間融和調暢得中土之精英此爲有胃氣得者生失者死其大較也其次則推天運之順逆人氣與天氣相應如春氣屬木脈宜弦夏氣屬火脈宜洪之類反是則與天氣不隨又其次則審臟氣之生尅如脾病長弦木尅土也肺病長洪火尅金也反是則與臟氣無害又其次則辨病脈之從違病之與脈各有宜與不宜如脫血之後脈宜靜細而反洪大則氣亦外脫矣寒熱之證脈宜洪數而反細弱則眞元將陷矣至於眞臟之脈乃因胃氣已絕不營五臟所以何臟有病則何臟之脈獨現凡此皆內經難經等書言之明白詳盡學者苟潛心觀玩洞然易曉此其可決者也至云診脈卽可以知何病又云人之死生無不能先知則又非也蓋脈之變遷無定或有卒中之邪未卽通於經絡而脈一時未變者或病輕而不能現於脈者或有沉痾之疾久而與氣血相併一時難辨其輕重者或有依經傳變流動無常不可執一時之脈而定其是非者況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且一病而數十種之脈無不可見何診脈而卽知其何病此者推測偶中以此欺人也若夫眞臟之脈臨死而終不現者則何以決之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合而參觀之亦百不失一矣故以脈爲可憑而脈亦有時不足憑以脈爲不可憑而又鑿鑿乎其可憑總在醫者熟通經學更深思自得則無所不驗矣若世俗無稽之說皆不足聽也

證脈輕重論

人之患病不外七情六淫其輕重死生之別醫者何由知之皆必問其證切其脈而後知之然證脈各有不同

有現證極明而脈中不見者有脈中甚明而證中不見者其中有宜從證者有宜從脈者必有一定之故審之既真則病情不能逃否則不爲證所誤必爲脈所誤矣故宜從證者雖脈極順而證危亦斷其必死宜從脈者雖證極險而脈和亦決其必生如脫血之人形如死狀危在頃刻而六脈有根則不死此宜從脈不從證也如癱厥之人六脈或促或絕癱降則愈此宜從證不從脈也陰虛咳嗽飲食起居如常而六脈細數久則必死此宜從脈不宜從證也噎膈反胃脈如常人久則胃絕而脈驟變百無一生此又宜從證不從脈也如此之類甚多不可枚舉總之脈與證分觀之則吉凶兩不可憑合觀之則某證忌某脈某脈忌某證其吉凶乃可定矣又如肺病忌脈數肺屬金數爲火火刑金也餘可類推皆不外五行生尅之理今人不按其證而徒講乎脈則講之愈密失之愈遠若脈之全體則內經諸書詳言之矣

脈證與病相反論

證者病之發現者也病熱則證熱病寒則證寒此一定之理然證竟有與病相反者最易誤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冒寒之病反身熱而惡熱傷暑之病反身寒而惡寒本傷食也而反易饑能食本傷飲也而反大渴口乾此等之病尤當細考一或有誤而從證用藥即死生判矣此其中蓋有故焉或一時病勢未定如傷寒本當發熱其時尚未發熱將來必至於發熱此先後之不同也或內外異情如外雖寒而內仍熱是也或有名無實如欲食好飲及至少進即止飲食之後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別證相雜認誤此證爲彼證是也或此人舊有他病新病方發舊病亦現是色至於脈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體之脈與常人不同或輕病未現於脈或痰氣阻塞營氣不利脈象乖其所之或一時爲邪所閉脈似危險氣通即復或其人本有他證仍其舊證之脈凡此之類非一端所能盡總宜潛心體認審其眞實然後不爲脈證所惑否則徒執一端之見用藥愈眞而愈誤矣然非辨證極精脈理素明鮮有不惑者也

中風論

今之患中風偏痺等病者百無一愈十死其九非其證俱不治皆醫者誤之也凡古聖定病之名必指其實名曰中風則其病屬風可知既爲風病則主病之方必以治風爲本故仲景侯氏黑散風引湯防己地黃湯及唐人大小續命等方皆多用風藥而因證增減蓋以風入經絡則內風與外風相煽以致痰火一時壅塞惟宜先驅其風繼清痰火而後調其氣血則脈可以漸通今人一見中風等證即用參熟地附子肉桂等純補溫熱之品將風火痰氣盡行補住輕者變重重者即死或有元氣未傷而感邪淺者亦必遷延時日以成偏枯永廢之人此非醫者誤之耶或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故補正即所以驅邪此大謬也惟其正虛而邪湊元當急驅其邪以衛其正若更補其邪氣則正氣益不能支矣即使止氣全虛不能托邪於外亦宜於驅風藥中少加扶正之品以助驅邪之力從未有純用溫補者譬之盜賊入室定當先驅盜賊而後固其牆垣未有盜賊未去而先固其牆垣者或云補藥托邪猶之增家人以御盜也是又不然蓋服純補之藥斷無專補正不補邪之理非若家人之專於禦盜賊也是不但不驅盜并助盜矣況治病之法凡久病屬虛驟病屬實所謂虛者謂正虛也所謂實者謂邪實也中風乃急暴之證其爲實邪無疑天下未有行動如常忽然大虛而昏仆者豈可不以實邪治之哉其中或有屬陰虛陽虛感實感寒之別則於治風方中隨所現之證而減之漢唐諸法具在可取而觀也故凡中風之類苟無中臟之絕證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證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尙無恙者甚多惟服熱補者無一存者矣

厥膈論

厥膈同爲極大之病然厥可治而膈不可治蓋厥者有物積中其證屬實膈者不能納物其證屬虛實者可治虛者不可治此其常也厥之爲病因腸胃衰弱不能運化或痰或血或氣或食凝結於中以致脰厚脹滿治之當先下其結聚然後補養其中氣則腸胃漸能化矣內經有雞矢醴方即治法也後世治厥之方亦多見效惟臟氣已絕臂細臍凸手心及背平滿青筋繞腹種種惡證齊現則不治若膈證乃肝火犯胃木來侮土謂之

賊邪胃脘枯槁不復用事惟留一線細靈又爲痰涎瘀血閉塞飲食不能下達卽勉強納食仍復吐出蓋人生全在飲食經云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今食既不入則五臟六腑皆竭矣所以得此證者能少納穀則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納穀則不出半年而死凡春得病者死於秋秋得病者死於春蓋金木相尅之時也又有卒然嘔吐或嘔吐而時止時發又或年當少壯是名反胃非膈也此亦可治至於癰腫之證如浮腫水腫之類或宜針灸或宜洩瀉病象各殊治亦萬變醫者亦宜廣求諸法而隨宜施用也

寒熱虛實真假論

病之大端不外乎寒熱虛實然必辨其真假而後治之無誤假寒者寒在外而熱在內也雖大寒而惡熱飲假熱者熱在外而寒往內也雖大熱而惡寒飲此其大較也假實者形實而神衰其脈浮洪孔散也假虛者形衰而神全其脈靜小堅實也其中又有人之虛實證之虛實如怯弱之人而傷寒傷食此人虛而證實也強壯之人而失血勞倦此人實而證虛也或宜正治或宜從治或宜分治或宜合治或宜從本或宜從標寒因熱用熱因寒用上下異方煎丸異法補中兼攻攻中兼補精思妙術隨變生機病勢千端立法萬變則真假不能惑我之心亦不能窮我之術是在博求古法而神明之稍執己見或學力不至其不爲病所惑者幾希矣

內傷外感論

七情所病謂之內傷六淫所侵謂之外感自內經難經以及唐宋諸書無不言之深切著明矣二者之病有病形同而病因異者亦有病因同而病形異者又有全乎外感全乎內傷者更有內傷兼外感外感兼內傷者則因與病又互相出入參錯難治法迥殊蓋內傷由於神忘外感起於經絡輕重淺深先後緩急或分或合一或有誤爲害非輕能熱於內經及仲景諸書細心體認則雖其病萬殊其中條理井然毫無疑似出入變化無有不效否則徬徨疑慮雜藥亂投全無法紀屢試不驗更無把握不咎己之醫病不明反咎藥之治病不應如此死者醫殺之耳

病情傳變論

病有一定之傳變有無定之傳變一定之傳變如傷寒太陽傳陽明及金匱見肝之病知肝傳脾之類又如痞病變厥血虛變浮腫之類醫者可豫知而防之也無定之傳變或其人本體先有受傷之處或天時不和又感時行之氣或調理失宜更生他病則無病不可變醫者不能豫知而爲防者也總之人有一病皆當加意謹慎否則病後增病則正虛而感益重輕病亦變危矣至於既傳之後則標本緩急先後分合用藥必兩處兼顧而又不難不亂則諸病亦可漸次平復否則新病日增無所底止矣至於藥誤之傳變又復多端或過於寒涼而而成寒中之病或過服溫燥而成熱中之病或過於攻伐而元氣大虛或過於滋潤而脾氣不實不可勝舉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後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氣所傷何處即用附子肉桂熟地參冬人參白朮五味萸肉之類將邪火盡行補瀆始者相安久之氣逆痰升脹滿昏沉如中風之狀邪氣與元氣相併諸藥無效而死醫家病家猶以爲病後大虛所致而不知乃邪氣固結而然也余見甚多不可不深戒

病同人異論

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則效治彼則不效且不惟無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或氣體有強弱質性有陰陽生長有南北性情有剛柔筋骨有堅脆肢體有勞逸年力有老少率養有膏粱藜藿之殊心境有憂勞和樂之別更加天時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淺之各異一概施治則病情雖中而於人之氣體迥乎相反則利害亦相反矣故醫者必細審其人之種種不同而後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之法因之而定內經言之極詳卽針灸及外科之治法盡然故凡治病者皆當如是審察也

病證不同論

凡病之總者謂之病而一病必有數證如太陽傷風是病也其惡風身熱自汗頭痛是證也合之而成其爲太陽病此乃太陽病之本證也若太陽病而又兼泄瀉不寐心煩痞悶則又爲太陽病之兼證矣如瘧病也往來

兼證矣若瘧而又下痢數十行則又不得謂之兼證謂之兼病蓋瘧爲一病痢又爲一病而二病又各有本證各有兼證不可勝舉以此類推則病之與證其分併何啻千萬不可不求其端而分其緒也而治之法或當合治或當分治或當先治或當後治或當專治或當不治尤在視其輕重緩急而次第奏功一或倒行逆施雜亂無紀則病變百出雖良工不能挽回矣

病同因別論

凡人之所苦謂之病所以致此病者謂之因如同一身熱也有風有寒有痰有食有陰虛火升有鬱怒憂思勞怯蟲疰此謂之因知其因則不得專以寒涼法熱病矣蓋熱同而所以致熱者不同則藥亦迥異凡病之因不同而治各別者盡然則一病而治法多端矣而病又非止一證必有兼證焉如身熱而腹痛則腹又爲一證而腹痛之因又復不同有與身熱相合者有與身熱各別者如感寒而身熱其腹亦因寒而痛此相合者也如身熱爲寒其腹痛又爲傷食則各別者也又必審其食爲何食則以何藥消之其立方之法必切中二者之病源而後定方則一藥而兩病俱安矣若不問其本病之何因及兼病之何因而徒曰某病以某方治之其偶中者則投之或愈再以治他人則不但不愈而反增病必自疑曰何以治彼效而治此不效并前此之何以愈亦不知之則俾中者甚少而誤治者甚多終身治病而終身不悟歷證愈多而愈惑矣

亡陰亡陽論

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血屬陰是汗多乃亡陰也故止汗之法必用涼心斂肺之藥何也心主血汗爲心之液故當清心火汗必從皮毛出肺主皮毛故又當斂肺氣此五治也惟汗出太甚則陰氣上竭而腎中龍雷之火隨水而上若以寒涼折之其火愈熾惟用大劑參附佐以鹹降之品如童便牡蠣之類冷飲一碗直達下焦引其真陽下降則龍雷之火反乎其位而汗隨止此與亡陰之汗真大相懸絕故亡陰亡陽其治法截然

而轉機在頃刻當陽氣之未動也以陰藥止汗及陽氣之既動也以陽藥止汗而龍骨牡蠣黃耆五味收澀之藥則兩方皆可隨宜用之醫者能於亡陰亡陽之交分其界限則用藥無誤矣其亡陰亡陽之辨法何如亡陰之汗身長熱手足溫肌熱汗亦熱而味鹹口渴喜涼飲氣粗脈洪實此其驗也亡陽之汗身反惡寒手足冷肌涼汗冷而味淡微粘口不渴而喜熱飲氣微脈浮數而空此其驗也至於尋常之正汗熱汗邪汗自汗又不在二者之列此理知者絕少即此汗之一端而聚訟紛紛毫無定見誤治甚多也

病有不愈不死雖愈必死論

能愈病之非難知病之必愈必不愈爲難夫人之得病非皆死證也庸醫治之非必皆與病相反也外感內傷皆有現證約略治之自能向愈況病情輕者雖不服藥亦能漸痊即病勢危迫醫者苟無大誤邪氣漸退亦自能向安故愈病非醫者之能事也惟不論輕重之疾一見即能決其死生離易百無一失此則學問之極功而非淺嘗者所能知也夫病輕而預知其愈病重而預知其死此猶爲易知者惟病象甚輕而能決其必死病勢甚重而能斷其必生乃爲難耳更有病已愈而不久必死者蓋邪氣雖去而其人之元氣與病俱亡一時雖若粗安真氣不可復續如雨虎相角其一雖勝而力已脫盡雖良工亦不能救也又有病必不愈而人亦不死者蓋邪氣盛而元氣堅固邪與元氣相併大攻則恐傷其正小攻則病不爲動如油入麵一合則不可復分而又不至於傷生此二者皆入之所不知者也其大端則病氣入臟腑者病與人俱盡者爲多病在經絡骨髓者病與人俱存者爲多此乃內外輕重之別也斯二者方其病之始形必有可徵之端良工知之自有防微之法既不使之與病俱亡亦不使之終身不愈此非深通經義之人必不能窮源極流挽回於人所不見之地也

卒死論

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內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僅十之二三惟一時不得良醫故皆枉死耳夫人內外無病飲食行動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臟腑經絡本無受病之處卒然感犯外邪如惡風穢氣鬼邪毒

風等物閉塞氣道一時不能轉動則大氣阻絕昏悶迷悶久而不通則氣愈塞愈塞如繫絢於蟬氣絕則死矣若醫者能知其所犯何故以法治之通其氣驅其邪則立愈矣又有痰涎壅盛阻遏氣道而卒死者通氣降痰則甦所謂痰厥之類是也以前諸項良醫皆能治之惟臟絕之證則不治其人或勞心思慮或酒食不節或房慾過度或腦怒不常五臟之內精竭神衰惟一線真元未斷行動如常偶有接觸其元氣一時斷絕氣脫神離頃刻而死既不可救又不及救此則卒死之最急而不可治者也至於暴遇神鬼適逢冤譴此又怪異之事不在疾病之類矣

病有鬼神論

人之受邪也必有受之之處有以召之則應者斯至矣夫人精神完固則外邪不敢犯惟其所以禦之之具有虧則侮之者斯集凡疾病有爲鬼神所憑者其愚魯者以爲鬼神實能禍人其明理者以爲病情如此必無鬼神二者皆非也夫鬼神猶風寒暑濕之邪耳衛氣虛則受寒榮氣虛則受熱氣氣虛則受鬼蓋人之神屬陽陽衰則鬼憑以內經有五臟之病則現五色之鬼難經云脫陽者見鬼故經穴中有鬼床鬼室等穴此諸穴者皆賴神氣以充塞之若神氣有虧則鬼神得而憑之猶之風寒之能傷人也故治寒者壯其陽治熱者養其陰治鬼者充其神而已其或有因痰因思因驚者則當求其本而治之故明理之士必事事窮其故乃能無所惑而有據否則執一端之見而昧事理之實均屬憤憤矣其外更有觸犯鬼神之病則祈禱可愈至於冤譴之鬼則有數端有自之孽深仇不可解者有祖宗貽累者有過誤害人者其事皆鑿鑿可徵似儒者所不道然見於經史如公子彭生伯有之類甚多目覩者亦不少此則非藥石祈禱所能免矣

腎虛非陰證論

今之醫者以其人房勞之後或遺精之後感冒風寒而發熱者謂之陰證病者遇此亦自謂之陰證不問其現證何如總用參朮附桂乾薑地黃等溫熱峻補之藥此可稱絕倒者也夫所謂陰證者寒邪中於三陰經也房

後感風豈風寒必中腎經即使中之亦不過散少陰之風寒如傷寒論中少陰發熱仍用麻黃細辛發表而已豈有用辛熱溫補之法耶若用溫補則補其風寒於腎中矣況陰虛之人而感風寒亦必由太陽入仍屬陽邪其熱必甚兼以燥悶煩渴尤宜清熱散邪豈可反用熱藥若果直中三陰則斷無壯熱之理必有惡寒倦臥厥冷喜熱等證方可用溫散然亦終無用滋補之法即如傷寒差後房事不慎又發寒熱謂之女勞復此乃久虛之人復患大證依今人之見尤宜峻補者也而古人治之用竹皮一升煎湯服然則無病而房後感風更不宜用熱補矣故凡治病之法總視目前之現證現脈如果六脈沉遲表裏皆畏寒的係三陰之寒證即使其本頗強壯又絕慾十年亦從陰治若使所現脈證的係陽邪發熱煩渴並無三陰之證即使其人本體虛弱又復房勞過度亦從陽治如傷寒論中陽中明大熱之證宜用葛根白虎等方者瞬息之間轉入三陰即改用溫補若陰證轉陽證亦即用涼散此一定之法也近世惟喻嘉言先生能知此義有寓意草中黃長人之傷寒案可見餘人皆不知之其殺人可勝道哉

吐血不死咳嗽必死論

今之醫者謂吐血爲虛勞之病此大謬也夫吐血有數種大概咳者成勞不咳者不成勞間有吐時偶咳者當其吐血之時狼狽頗甚吐止即痊皆不成勞何也其吐血一止則週身無病飲食如故而精神生矣即使亡血之後或陰虛內熱或筋骨疼痛皆可服藥而痊若咳嗽則血止而病仍在日嗽夜嗽痰壅氣升多則三年少則一年而死矣蓋咳嗽不止則腎中之元氣震湯不寧肺爲腎之母母病則子亦病故也又肺爲五臟之華蓋經云穀氣入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是則臟腑皆取精於肺肺病則不能輸精於臟腑一年而臟腑皆枯三年而臟腑竭矣故咳嗽爲眞勞不治之疾也然亦有咳嗽而不死者其嗽亦有時稍緩其飲食起居不甚變又其人善於調攝延至三年之後起居如舊間或一發靜養即愈此乃百中難得一者也更有不咳之人血證屢發肝竭肺傷亦變咳嗽久而亦死此則不善調攝以輕變重也執此以決血證之